

观
音
百
图

观
音
百
图

中国民间四百宝相图说

观音百图

王 树 村 编著

嶺南美術出版社

略说观音图

王树村

一、佛教传人与莲宗

中国秦、汉以前，没有佛陀度世，菩萨救苦之说，惟有方士所编造的天神降灵，成仙飞升的传说。如：“黄羊祭灶”、“丁令威化鹤”等故事。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10 年在位）时，曾遣徐市（福）与数千童男童女往海中仙山去求不死之药，以获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帝业传流万世。故秦瓦当上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小篆字样，以兆吉祥。可知当时释迦牟尼虽已宣教，但在中国尚无佛陀受难，菩萨救苦，更无观音送子之说。自从汉哀帝（刘欣）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异域佛教传入中土，其时并未得到全国人们的信奉，原因是不合乎中国道德轨范，所以发展很慢。降至魏、晋、南北朝时（公元 220—589 年），佛经不断译成汉文。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 503—548 年在位）时，把佛教作为“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大修寺院，彩塑和绘画佛像、佛经故事，宣扬了佛教学说。北朝则大开石窟，雕佛造像，宏扬佛法，致使佛教与佛教艺术到了隋唐两代（公元 581—907 年）出现了鼎盛时期。由此，升天成仙，天神降灵之说，渐被佛教轮回转生，念佛可达西方极乐世之佛法所代替。

佛教形成于印度，传入中土后欲使汉人意识形态与佛教思想

融合一体，颇非易事。但佛教徒很精明，他们渐知什么宗教、什么主义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否则难以得到立足和发展，甚至会解体失败。比如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Sākyamuni），亦译作释迦文佛。“释迦”乃种族名，意为“能”；“牟尼”意为“文”或“仁”，合谓“能文”、“能仁”等等。是后来佛教徒对他的尊称。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叫“悉达多”。父为净饭王，母摩耶夫人生下太子后死去。其时是公元前 5 世纪，其国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拉科特附近）。故说中国佛教来自印度。释迦牟尼为太子，身居无尚荣华富贵，但又感到人生无常。当他游四门时，看到人类有生、老、病、死之苦，联想到人若“无我”亦“无苦”，遂入深山修行（思维）。最后觉悟到只有“涅槃”（死了）才能“解脱”。所以佛教主张出家，不结婚；无后代也就永无苦恼了，世界本来就是空的。佛教这一基本理论恰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抵牾。无后代则民族自然消灭了，中国人不能信从外来的这种理论。所以佛教初传中土，发展不快，后来佛教徒又编造了一部《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说是：释佛在罗鹫山时，弟子阿难闻外道讥佛不孝，转告佛知；佛乃放光，集十方之菩萨，说：我曾为须闍提（善生）太子，以身肉济父母之难，或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等。以解释佛非不要父母而出家，而且还是孝敬父母的，以逢迎中国人的“孝”道

思想。原来佛教有“小乘”、“大乘”之分。小乘是指最初修道者只把释迦牟尼尊为教主，学习他刻苦自修，躲在精舍（石室）里自我思维、自我解脱，达到“灰身灭志”，证得“阿罗汉”（永远进入涅槃，不再生死轮回）为目标。这种修行太苦，且是个人修行，没有什么慈悲世人，普救众生的目标，所以在1世纪左右，出现了“大乘”一派。“大乘”，自称是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觉悟）涅槃之彼岸。相对来说，“小乘”即只载一人之谓。“小乘”修行者须远隔红尘，到深山石洞里冥思默想，禁得住饥饿恐惧等考验；修“大乘”者则只须在寺庙里念经，或在家中静室读经念佛，较简易多了。所以“大乘”佛教广泛流行起来。佛教的理论由于依附汉文译出，经品多种，译出的内容，逐渐适应中国礼仪习俗。因而中国佛教里又出现“天台宗”、“莲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其中以“天台宗”（因创始人智顗常住天台山而得名）和“莲宗”影响最广，且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家。“天台宗”以《妙法莲花经》为主要教义；“莲宗（净土宗）”是以《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经》为依据。后者，谓人死后往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处而得名。这里简述佛教宗派及经卷，其义何在？因《妙法莲花经》中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而“净土宗”里的净土极乐世界中，有“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为其中法力最大者。故观世音的图像在我国的神话传说、戏曲演出、说唱文学、雕刻版画、民间玩具，以至琢玉工匠、皮影艺人等，奉之为该行业的创始祖师。南无观世音菩萨之像真可谓在在皆是，处处可见。

二、观音何以受欢迎

我国域外传来的宗教不止佛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为何独以佛教信仰者多，而佛教里的“净土宗”中，为何观世音菩萨的图像随处可见，妇孺皆知，影响至今不废？考其缘故，不外是教徒宣传和佛经编造的故事。这些都是适应中国人们思想和愿望的结果。概观佛教之初起，意在唤醒人们：人生苦多，欲除烦恼，必须有所觉悟。除却世俗欲望，是非观念，达到彻底断灭，入“涅槃”境界。这样苦修苦念，明智者不为。后来有了长斋诵经之法，不必到深山受苦，只要念佛即可归往西天极乐世界，永不受罪。而且还可超度他人“同登宝筏”。但这样也要花时间专心诵经，

以达功德圆满才成。故尔到了宋代，有茅子元者创“白莲宗”。茅原来学“天台宗”，尊阿弥陀佛为西方教主，劝人皈依“三宝”（佛、法、僧），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提出人们如果口中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就行了。茅子元还宣传禅与净土一致，弥陀佛即为众生之本性，净土即在众生之心。只要信愿念佛，即使不舍家缘、不断除烦恼，不修禅定（静坐思维），死后皆可入净土。这就给人们一个更简易成佛之道。凡是信士念几句“阿弥陀佛”，不必剃发为僧，也不必庙里念经，人人都可成为正果，达到佛的境地。“白莲宗”的简易成佛之说，很受大众欢迎，尤其是不识字的民间妇女和劳动贫民，为摆脱现实之困苦，信从者日众。以致由最初“白莲宗”，发展到后来的“白莲教”。留下了农民造反，抗拒官兵的历史故事。白莲教是尊弥勒佛。与白莲相关的为观世音菩萨。因此尊菩萨常着白衣，坐立在白莲中，故其又名白衣大士以其住处名为“白处”。明末遗民反清组织“理教”，即尊白衣大士为主。观音菩萨又尝代佛行善事。如《妙法莲花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就是宣传观音菩萨代阿弥陀佛广开法界之门，济度众生的事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开卷以佛与菩萨的问答形式来宣讲观音之得名与事迹：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千百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是以因缘名“观世音”。

如上佛经所载，“观世音菩萨”名号之来历，不言而喻。并可知观世音并非真人之名。

按：佛教中之“菩萨”二字，本是菩提萨埵（梵文 Bodhisattva）的简称。“菩提”，此谓之觉（悟）；“萨埵”比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或作佛的“候补者”。简称菩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词通俗易懂，告诉人们凡遇到水灾火灾，口诵“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立即水退火熄，令人摆脱危难，可谓神妙奇绝，然而经文后面所载，更有比此神奇者。如：“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

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更荒唐的是：人间若有夫妇想生男孩，只须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即可怀孕生男儿。如果看破人间为争权势私利而烦恼，想修道成佛者，不必剃发出家，吃素念经，只要背“观世音菩萨”五字，即可成佛。这种为了免灾脱难和获得金银珠宝财富，生育儿女以及死后成佛到西天极乐世界享受，不需花费什么精力和金钱，即可达到目的的做法，太简便易行了。显然，在那有理无处讲的封建专制时代，不知欺骗了多少无知而又受压迫的善良男女。他们遭官方欺辱，天灾病害，无力抗争，只有口中念念“观世音菩萨”以求获得解救，使精神上得到暂时的安慰。由此推断：观音菩萨图像之多，随处可见，且远远超过佛教里的其他菩萨和佛像。这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的流通，和佛教教义日益与中国民风习俗相靠拢，百姓生活愿望相结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贫富悬殊，封建统制，兵祸天灾的旧社会，必然使多数被压迫的黎民百姓惟有寄托观音菩萨救苦脱难了。因此，观世音菩萨在中土有了全民的信奉基础，扎下了根，得到蓬勃不断地发展。建国之初，观音与其他神佛一样，庙宇多毁，而今民间又在修庙塑像，而观音居首。

三、观音名数知多少

观音菩萨之说，佛典考据颇详。观世音菩萨简称“观音”是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名讳，简而称之。观音菩萨既因闻人间临难而称其名号，前往解救；所求救者不仅一人一事，观音一身难以解救天下那么多的苦人罪人和一时一地发生之事，故观音除它的法力大无边外，又有“六观音”、“七观音”乃至“三十三观音”……求教于观音，名虽只有一个，但其形象并未划一。今日常见的绘画、瓷塑、木雕、刺绣以及寺庙壁画、彩塑等观音像，乃六观音中的“圣观音”。所谓“六观音”又有两类，一类是：大悲观音、大慈观音、师子无畏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大梵深远观音；一类是：千手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提）观音、如意轮观音。后一类六观音是属于密宗所奉，其中第二“圣观音”为观世音菩萨之正体，圣观音无千手千眼、马头、十一面等异相，故称“圣观音”。如《观无量寿经》和《妙法莲华经》中的卷首或插图之观音图像，皆是正相。

按：佛教称弥勒、观音、文殊、普贤为四大菩萨，它与世上

众生因缘最深，本无高低，为何观世音菩萨后来居上，“灵应”最显？这点是因密宗以观世音为阿弥陀佛的化身。显宗则以观音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帮助阿弥陀佛教化群众之说有关。如《观无量寿经》述观音之像云：“毘楞伽摩尼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这立化佛即阿弥陀。观音头戴阿弥陀像的佛徽去宣教，显然是高于大势至诸菩萨的地位了。在佛教净土宗盛行中国的年代里，阿弥陀佛只是经中西方净土世界里的一尊偶像，观世音菩萨才是往来西土与人间的活动家。它救苦救难，现身说法，引众生往生西天。观音现身故事见于《大佛顶首楞严经》：“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即：一佛身、二独觉身、三缘觉身、四声闻身、五梵王身、六帝释身、七自在天身、八大自在天身、九天大将军身、十四天王身、十一四天王太子身、十二人王身、十三长者身、十四居士身、十五宰官身、十六婆罗门身、十七比丘身、十八比丘尼身、十九优婆塞身、廿优婆夷身、廿一女主国夫人命妇大家身、廿二童男身、廿三童女身、廿四天身、廿五龙身、廿六药叉身、廿七乾闥婆身、廿八阿修罗身、廿九紧那罗身、三十摩睺罗伽身、三十一人身、三十二非人身。观音幻变如此自由，可变天神地鬼、人间贫富百姓、人王官将、或男或女。因此，观音在中国道释人物画中，有的唇上生须，有的画成美妇。古代画家们又据《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创作出了三十三身不同的观音题材。诸如：杨柳观音、水月观音、白衣观音、持经观音、龙头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卧莲观音、泅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一叶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延命观音、众宝观音、岩户观音、能静观音、阿耨（坐岩石上观海）观音、阿么提（无畏）观音、叶衣观音、琉璃观音、多罗（眼）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普悲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共33种不同形式。据明刻《观音三十二变相》及《佛顶心陀罗尼经》中的观音图像，皆作慈心女相。盖因观音菩萨善幻化，常作女人相接近世间多灾多难的妇人。如明·胡应麟《庄岳委谈》：“今塑画观音者，无不作妇人相。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甚多，俱不饰妇人冠服。《太平广记》载：一仕宦妻为神所摄，因作观音像奉焉，其妻寻梦一僧救之，得苏。则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妇人也。关于观音菩萨是男是女，如何衍变成了美妇，皆系人之创造。据北凉（公元397—439年）昙无讖译《悲华经》叙观音菩萨之身世。谓：宝海梵志（外道出家者）劝无净念王及其千子去宝藏如来所，发无上心；如来使各取净土，并给无净念王受无量寿佛之记，王之第一

子受观世音之记，第二子受大势之记……观音之由来已明确为男子，但进到中国后，为教化众生，又有无子女者向观音求嗣，观音则为送子给结婚妇女方便起见，乃由男变女了。因中国旧有“天仙送子”^①子汉去送子，就有碍情理，所以把观音菩萨画或塑成妇女形象，无论是在寺庙或家中供养，祈福救难，求于催生，则较留小胡子者适宜。关于观音的来龙去脉，清·俞正燮《观世音菩萨传略跋》（《癸巳类稿》卷十五）叙述颇详，至于观音菩萨图像由男变女，缘起何时？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四“观音像”一条中，辩论甚详。这里不必赘言了。

四、名家之作观音像

中国美术领域中，何时出现“观世音菩萨”题材的？按宋·米芾《画史》谓：“戴逵《观音》在余家，天男相，无髭，皆贴金。”戴逵为晋朝人，可说此图是最早的“观音像”了。可惜未见传世，难知真伪。不过，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无量寿”即阿弥陀佛，菩萨当是观音与大势至了。又：论者称戴逵所作之观音男相端静，举世所睹观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如此看来，东晋画（雕塑）家戴逵首创观音像。晋代的观世音菩萨像没有流传下来，但后来刻绘的尚存很多。石刻雕像中，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的观音最高大和最早。第三窟内中心崖壁的西端雕刻佛像三躯，正中坐佛为阿弥陀佛，高约10米，左右为菩萨立像，各高2.6米（主尊之左即观音，右大势至菩萨）。石刻线画中，现存不少唐宋名家手笔的拓本观音菩萨像。最早的是刻有“唐阎立本书”字样者，原石尚存于浙江普陀山杨柳庵内。石高约3米、宽1米余，中刻“普陀大士像”，大士戴华鬘，璎珞满身，赤足踏宝莲上。左手托一净瓶，右手拈杨柳一枝，容貌端庄，体态丰盈，绘刻技艺均堪称绝。其次是刻有“吴道子笔”的石刻线画观音菩萨像，此类画样最多。这些画像原石散落在陕西西安和山西、河南等地，其中以“普悲观音”复刻翻拓者较多，所谓“普悲观音”即三十三观音之一。形象服饰与一般观音无别，只是两手覆于衣垂之前的立像。双手相叠，柔美多姿，虽非吴道子原作之笔，然亦属唐宋名家高手之作。因宋·邓椿撰《画继》，其中载有：成宗道一则，谓：成“长安人，工画人物兼善刻石，凡长安壁传吴道笔，皆临摹上石，其迹细如丝发而不失精神体段”。可知长安碑石上刻“唐吴道子笔”的观音

菩萨石刻线画，大都是成宗道摹吴原画之作。至于唐宋以后绘制的观音菩萨像尚存者，集中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据前人统计：观音像二十九身，千手千眼观音二十四身，如意轮观音三十九铺，不空羂索观音三十六铺，千手千钵观音十铺，水月观音五铺，总计一百四十三身（铺），其中不包括《西方净土变》一百二十五壁中的阿弥陀佛胁侍观音菩萨^②。观音菩萨对中国佛教宣传推动之作用，早在唐宋时期已有完美形象可考了。以上诸图，皆出自民间画工手笔，原作尚存，可睹早期观音菩萨之原貌。出自唐宋名家绘制的观音菩萨图像，存世者寥寥。见于画史论著者，宋·李廌《德隅斋画品》载有四则，今录于下：

一、大悲观音像，唐大中年范琼所画像，躯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稳，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阳东津大悲化身自作画像，意韵相若。盖臂手虽多，左右对偶，其意相应，浑然天成，不见其有余；所执诸物，各尽其妙；笔迹如缕，而精劲温润，妙穷毫厘。其卢楞伽、曹仲宣之徒欤？

二、补陀观音像 蜀勾龙爽所作，具天人种种殊相。宝珠璎珞，铢衣绀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笔气清润，意通幻妙。所居补陀伽山，在海岸孤绝处，烟峦濛密，佳气霭然。

三、披发观音变相 在水中石上，袈衣宝络，披发按剑而坐，非近时所能为，必五代或晚唐名辈所作。细笔而有力，似吴道玄；独设色太重，衣上花纹不类吴笔，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观世音闻声以示现，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为何等身得度，故现此身而为说法也。

四、长带观音，龙眠居士李伯时所作，名公麟，登进士第，以文学有名于时。学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声。博求钟鼎古器，珪璧宝玩，森然满家。雅好画，心通意微，直造玄妙……今观此像，固非世俗可以仿佛，而绅带特长一身有半，盖出炫奇，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胜绝处也。比见伯时为延安吕观文吉甫作《石上卧观音像》，前此未闻有此样，亦出奇也。

宋元以后，名家手绘观音美不胜收，有些传世者现藏各博物馆中，这里不再细说。

唐宋名家绘塑观音像外，还有民间刻绘刷印之观世音菩萨图像。按：我国唐初已有捺印佛教图像之木刻品^③，到了晚唐已有佛弟子刻印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持念之经咒图。图刻观音菩萨手拈折枝杨柳，一手提净水瓶，立于莲座上，旁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及“清净心每早奉念一千口”^④等小字。后又有《圣观自在菩萨千转灭罪陀罗尼》，图横方形，中刻观音菩萨

坐莲花上，外绕以梵文，画面左边刻有“此圣观自在菩萨千转灭罪陀罗尼。有大威力，能灭众罪，转现六根成功德体。若带持者罪灭福生，当得作佛”。这类“陀罗尼”（经咒）如“往生咒”，可使亡人免罪超生，脱离苦海，达到西天佛地。这类纸马^⑤至今仍有印刻。反映了信仰佛教“净土宗”令人不入轮回地狱，可直往阿弥陀佛的净土极乐世界之说，影响深广，迷信者众。同时，宋代刻印的佛经多附图于卷首。有的图文并刻于全卷。如南宋“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印造”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绘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之故事。其中第二十八诣补陀落伽山参观自在菩萨一图。画观音坐在海岛上，善财双手合十，朝上揖拜^⑥。为后来观音像旁画善财与龙女分侍左右之始。北宋时，北方的辽，西北的大夏皆刻印有附图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观音菩萨之形象^⑦，由此更深入民心。

五、观音戏文与故事

宋朝以后，观音菩萨多殊相，这与藏传佛教的密宗向内发展有关。同时，观音题材的宝卷^⑧与民间故事增多，使得观音的画像更加丰富多样。如：明初宋濂《鱼篮观音像赞序》曰：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陕西金沙滩上有一美艳女子，挈篮鬻鱼，人竞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焉。”察明能者二十女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耶？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死，死即糜烂立尽。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塚视之，唯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曰：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而去。所以观音像中有持鱼篮少女相貌者。还有水上乘大鱼之形象者等等（均见图版说明）。将观音菩萨神话传说改编为传奇演出者，有明代罗懋登编写的《香山记》。后来秦腔梆子、晋剧、京剧等剧种，都有观音得道《大香山》的节目演出。故事大意：兴林国妙庄王生二女，无子，求之又生一女名妙善，自幼好佛、不食荤腥。长大后，庄王令其出嫁，不从。怒将妙善禁锁宫中，百般虐待，西天如来得知妙善受苦，救出妙善到香山白雀寺出家。庄王知此事后，令人火焚其庵，僧死庙毁，妙善得如来救护成正果。庄王思子成疾，妙善化小童往说须用亲人手眼疗疾可愈。如若不得，可往香山去求佛。而亲族及二女皆不肯割手眼为王治病，庄王乃遣人至香山求佛施舍。公主孝思不匮，

舍手眼治愈庄王。庄王率全家前往香山还愿，见佛即女儿妙善，忽见公主身生千手千眼，变成千手观音。菩萨下座，遂度全家都皈依佛门，同往西天。^⑨

观音菩萨原为阿弥陀佛的胁侍，后独立出来亦只是单身。南宋时刻印的《大佛顶陀罗尼经》卷首之图，始见龙女与善财童子恭立观音左右之图。然而观音则是男相。关于龙女与善财同绘刻在观音前，从民间故事中可以找到根据。龙女的传说是观音菩萨得道后，云游四海，收邪降妖，为民除害。一天到一海边，见海里鱼精蟹卒等辈，异常刁顽，常害渔民生命，观音为收服它们，便把宝玉掷到海面，海水马上退下，不仅惊吓了鱼蚌虾蟹，也惊动了海中龙王，龙王化身来见观音，求将海水复原。观音作法，把玉收回，海水上升。龙王知观音非凡，遂令女儿随观音精修佛道，鱼精虾将也都改恶行善了。此说比佛经中的龙女更多故事性。据《法华经·提婆品》谓：8岁的龙女在龙宫闻文殊菩萨说法，龙身即往灵鹫山，以龙女之身成佛于南方无垢世界。善财童子则见于《华严经·入法界品》。说善财受文殊菩萨教化，南行参拜53位名师（“善知识”），后遇普贤菩萨，实现成佛的愿望。在其历访53名师中，因拜谒观世音菩萨，受到教化。所以画家将龙女、善财同隶属于观音像下。中国观音故事中，谓唐玄奘（僧）西天取经，途经火云洞，洞中有红孩儿神通广大，要捉唐僧及徒众吃掉，孙悟空出与红孩儿斗，失败，转请香山观音搭救。观音菩萨见红孩儿无敌，变成了千手者来斗，红孩儿终于失败，愿随观音精修，放走了唐僧，跟观音而去。永在观音之旁侍立。龙女、善财既在观音面前的下方，画面上方空虚，画家又添一韦驮架宝杵于天上作卫护。鹦鹉衔数珠于空中，画面显得匀称，构图更富有民族民间形式了。韦驮作为观音的护卫，民间故事中亦有一说：韦驮原是一小白脸的无赖，调戏妇女，行为恶劣。一天观音独自从韦驮村边走过，被韦驮看到，韦驮见此美人即缠住不放。观音无法脱身，说：“你永远跟着我吧！”韦驮大喜，跟着观音走去，可是韦驮不提防，被观音用指头点了一下，韦驮立即变了性子，对女人毫无兴趣了，永远跟着观音菩萨修行学善降恶了。

六、清末的观音版画

观音本是佛教里的庄严之菩萨，后来中国人把它编成戏曲演出，编成民间故事，绘成年画贴壁糊窗，使观音菩萨渐与凡人世

俗混为一体。如此事实,反映了佛教发展到后来,渐渐褪去了那神秘色彩,淡化了迷信程度。到了清代,观音菩萨除了在佛经插图中,尚存传统之形貌外,民间绘刻的观音诸图,已是五光十色,八门五花,多半不以《佛说量度经》为本。此外,更有“欢喜佛”(又名“大圣欢喜天”),画夫妇二身相抱,象头人身之形。男天者,大自在天之长子,为暴害世界之大荒神;女天者,观音之化身,而与彼抱著,得其欢心,以镇彼暴者,因称欢喜天。这种欢喜佛有手绘,有铜铸,过去多在古物店出售,尝被外国猎奇者选购。展出在国外博物馆中。

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社会变化日益加速,到清朝末年,寺庙已渐改作学堂,佛教信仰者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南京出现了一座“金陵刻经处”,除以刻印《大藏辑要》佛教典籍为重点外,还刻印了26种木刻佛陀菩萨画像。其中有周珥画《观音像》、沈瀛作《送子观音》、赵松麓绘《飘海观音》、华岳绘《十八手观音》、释智开摹绘《十一面观音》等,都是精雕细画,为清代高等水平的版画艺术品,也是中国道释人物画中,观音题材的最后一宗佳作。

按:金陵刻经处历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杨文会创建。杨文会字仁山,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早年学孔孟诸子之学,并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尝随曾纪泽等两次出使欧洲,考察英、法各国政治及工业。杨文会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和图书馆看到那里收藏的中国和印度古本经卷,大为感叹!回国后,得日本佛学大师南条文雄之助,先将所赠中国失传的经疏择印出版,并立志重刊一部《大藏经》。杨文会是一开明学者,研究测量绘图诸学,他刻经、刷印佛、菩萨像并非迷信于神佛,而是从佛学和佛图艺术留传后世为目的。所以刻印的《西方极乐世界图》、《华藏庄严世界海图》以及诸菩萨、韦驮图像,堪称佛教版画之冠。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南京北极阁,继迁至常府街,最后杨文会将自己延龄巷之住宅让出,作为流通佛经及藏版之地。辛亥革命前夕,杨文会居士病逝。此后,因社会及经济等问题,金陵刻经处发展已成问题,然而绘刻的观音图像,却流传后世,多被收藏家珍视之。

结 束 语

我国道释人物画中,观音像不独历代名家诸如晋戴逵、唐阎立德、吴道子,宋李公麟,元金应桂,明蒋子成、丁云鹏,清华岳……皆有作品或见于著录传世。此外还有一大宗民间佚名画师

之作,大都传流下来。除甘肃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炳灵寺西秦彩塑、山西宋代木雕、河北正定隆兴寺铜铸、四川大足石窟的石雕,福建德化、广东潮州和江西景德等地的陶瓷塑品等观音像外,还有大量佛经上的卷首附图,和连环画形式的观音救苦救难之故事。如《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大佛顶陀罗尼经》、《观无量寿经》等。以及木刻版画、石刻线画、民间面塑、儿童耍货、木版年画,刺绣经幢、彩色剪纸、皮影戏人、观音灵签、绘刻纸马……都有各种不同形象的观世音菩萨之像,充满了人间。可见观音菩萨自从域外移植中土后,就开始走下高洁的莲台,又经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的教义深入宣传,树立了观音菩萨救苦救难、送子延寿的慈悲形象,广为社会劳苦大众所信仰。从而观音渐与人间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本图录所收的各种体材的观音百图来鉴赏,亦可略窥其一斑。

宋元以前的著名画家所作之“观音图”,传世者不多,有些则藏于国内外博物馆中,古代民间艺人所作壁画、彩塑和石雕等体材的观音菩萨之像,有不少犹存各石窟、寺院或佛塔中,有的已编入画集出版。这些观音至今不难看到。这里所选“观音百图”是以不曾发表的、流通在民间的木刻纸马,雕塑艺人的手稿,明清刻印的佛经为主,皆是半个世纪以来从各地收集者,而且都是历经灾难,又遭十年浩劫幸存之物,今日颇难收集齐全了。在选出的这百幅观音图像中,有唐宋石刻线画、明代版画、造像图样、琢玉画稿、密宗图像、佛经故事、民间年画、清代纸马、神佛大像、



西藏唐卡等各种绘刻形式的观世音菩萨图样。可谓民间信仰的各式观音图像，大体具备了。除图版略以文字附加说明外，并简叙有关观音菩萨及其图像发展概况，供读者鉴赏参考。误漏难免，敬祈博雅君子补正。

注 解

- ①天仙送子的故事见于《魏书·帝纪》：“圣武帝尝耕于山泽间，一日，忽见辘辘之车从天而降，屏幃内坐一美妇人，自称天女，受命相偶，旦夕请还。一年之后，复会于此。期过一年，帝先至，果与天女复相会。天女以所生之男授于帝，并说：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谣谚云：诘汾（圣武）皇帝无妇家，力微（神元）皇帝无舅家。”
- ②见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卷第4期）。
- ③原图为残品，见藏于甘肃敦煌文物研究院。雕版捺印之影印图披露于《文物》1972年第12期。
- ④原图为五代末刻印。纵高30厘米、横24厘米，出土于敦煌，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图见1988年《中国古代版画展》目录。



日本国町田市国际版画美术馆编印。

- ⑤“纸马”二字，始见于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明节，士庶阊塞诸门，纸马店皆于当街用纸袞叠成楼阁之状。”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谓：“后世刻版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前者，名曰纸马。”
- ⑥见《中国古代版画展览图录》周芜编，1984年阜阳报社印刷厂承印。
- ⑦原图见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
- ⑧宋代瓦舍中和尚宣扬因果报应、佛经故事的唱本，以七字或十字句的韵文为主。如《香山宝卷》、《鱼篮宝卷》、《叹世宝卷》等。
- ⑨详见郑振铎《佛曲叙录》（载于《中国文学研究》）。

1 观音菩萨现佛身（明代版画）

28×25 厘米 南京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中，有：“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此图绘刻观世音为以佛身得度者说法。图分两部，下部画一须弥座，座上一莲台，莲瓣仰开，中现莲蓬，上坐释迦牟尼正尊；正尊螺发虬髯，身披袈裟，结伽趺坐，右臂平举，手作说法式。释迦牟尼之左右为弟子阿难与迦叶。阿难削发为僧，双手合十，慈眉善目，如小沙弥；迦叶全称“摩诃迦叶”，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佛经尝称其为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属婆罗门种姓。故图中迦叶胡须连颊，耳毫乌黑，斜披衲衣，双手抱拳，赤足而立，如番僧般。前有观世音菩萨，花冠披发，着衣裙服装，双手舒掌合十，似作稽首状。图上，画观世音坐于绿草蒲坛中。





2 观音菩萨现辟支佛身

(明代版画)

27×20 厘米 南京

图上，刻绘观世音菩萨坐于满月空中，观世音头着禅帽，身穿禅衣，璎珞露胸前，双手捧一幅横卷侧身坐一草团上，似在读经宣道。图下画一磐石，石上坐一头顶佛冠，身披黄色衲衣，双手合十当胸的如来佛像。旁一头梳双髻，下垂于后，身着蓝色衣裙的供养菩萨，披帛垂地，双手合掌，作拜礼于前。地上花木草石，刻绘古雅精致，空中卷云层层，上接天上仙界。图中体现了观世音度世说法，似《普门品》经卷中所说：“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的情节。

按：辟支佛全称为“辟支迦佛陀”，亦作“缘觉”。辟支佛生于无佛之世，性好寂静，而思惟世间之法，后得道。因无师友之教，自然独悟，故名独觉。又观待“内外”之缘（内为飞花落叶，外为十二因缘）而悟圣果，故名“缘觉”。佛教名词中的“因缘”是指人间形成的事物，引起人们的认识和造成的后果等现象，其所依赖的原因和条件。

3 观音菩萨现自在天身

(明代版画)

28×18 厘米 南京

图上之观世音菩萨头戴珠宝花冠，身着红色帔肩，黄色袍裳，镶嵌翠石之项链，垂露于襟前。盘膝袖手，独坐在蒲团上，外有祥云环绕，仿佛从天而降。图下，一戴化佛宝冠，发梳双髻之菩萨，身披衲衣裳裙，结跏趺坐在一须弥石座上，座上有一龙头圈架，雕刻细致，菩萨手戴金钏，双手作转法轮之势。石座之旁一头戴金箍，浓眉细目，连腮胡须的异教者，身穿蓝色大袖长袍，腰系巾带，颇似汉式俗装。若以图中所示之人物形象，对照《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中所载：当是“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或“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妇女身而为之说法。因画面无文字可稽，故尔参考了清代复刻“优婆塞沙福智”本《普门品》写成，然未必与原刻本相符，而此图刻绘年代确为明初之物。于此可略窥我国元代版画之风貌，值得珍视。





4 观音菩萨现小王身

(明代版画)

28×23 厘米 南京

图上刻绘观世音菩萨头戴莲冠，细发披肩，璎珞垂前，身披淡蓝天衣，袖手盘坐，披帛绕地，前有三足铜炉，净水小盅，坐于一满月之中。外有霞光放彩，祥云回绕。图下，一簪王冠，穿黄色素袍，面留五绺美髯帝王模样者，袖手拱于膝前，端坐在一龙头靠背宝椅上，前有长方承足，旁有头扎软巾侍者，交手当胸，恭谨陪立于右。人物背后竖一屏风，雕刻精致，上画蓝云捧日，下画海水波涛，奇峰耸立，流云飞龙穿游群峰之间，境界非凡。

按：公元1950年秋，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参加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有明代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刻印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函。卷末刊有：“京都应天府，弟子沙福智刊造大藏经，印施广流布”等字样。卷首之图与此幅相同，然无彩色，是知此图为600年前刻印者，色彩或是后来供奉信士填绘而成。